

· 论坛 ·

美国与非洲关系：军事的纬度

刘中伟

内容提要 为维护其国家利益，美国早在奴隶贸易时期就已经开始从军事上涉足非洲大陆。冷战时期是美国对非军事干涉的高潮，美国通过扶植“代理人战争”等各种方式从军事上大力对抗苏联在非洲的势力。经过冷战后十年对非洲军事政策的调整与收缩，“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以反恐为名全面扩大了对非军事介入的力度与广度，其首要表现就是成立美军非洲司令部。从发展趋势上看，基于全球战略定位和非洲形势评估等一系列战略考量，美国持续扩大对非军事存在的态势短期内难以逆转。虽然美军对其认定的非洲恐怖组织的军事打击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在不从根本上反思和调整其对非政策的前提下，美国对非利益难以得到坚实的保障，也必然招致相关非洲国家的反对。

关键词 美非关系 安全利益 军事介入 非洲司令部

作者简介 刘中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07）。

安全利益是美国最核心的国家利益，维护美国的全球战略安全向来是其非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美国在非洲安全利益的获得需要依靠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手段的综合作用，而其中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军事手段直接介入非洲事务。动用军事手段维护其包括安全利益在内的各种对非利益并影响非洲发展的进程，是美国政府的惯用手法。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美国对非军事介入的稳步扩展趋势，不仅增强了其对非洲事务的主导权，而且逐渐深刻影响到其他大国与非洲之间的关系。因此，系统考察美国对非军事干预的历史演变与发展现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美国对非军事介入的发展演变

如果回顾双方关系发展的历程就会发现，美国对非洲的军事介入自其最初“接触”这块大陆的奴隶贸易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为配合对非洲西海岸的武装巡航，19世纪美国舰队曾长期驻扎在佛得角的波多普拉亚（Porto Praia）海军基地。^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正是美国加入盟军后才彻底扭转了整个北非战局并击溃了盘踞在那里的德意联军。不过，美国真正开始着眼长远的战略性和系统性的对非军事干涉是在二战结束以后。从总体上看，可以将二战结束至今的美国对非军事介入活动划分为以下3个阶段：

（一）冷战时期：美国对非洲军事干涉的高潮

冷战开始后，美国开始从其全球大战略而非地区的角度来看待非洲的战略地位。为遏制“共产主义在非洲的扩张”与苏联势力对非洲的渗透，美国强化了对非军事介入的力度。从实践中看，美国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以实现其对非军事政策目标：

1. 整合非洲的军事地图，将非洲逐步纳入美军战区司令部的管辖之下。

1952年，考虑到非洲日益上升的战略价值，包括利比亚和突尼斯在内的几个北非国家被纳入到美军欧洲司令部（European Command）的管辖之下。但是，非洲大陆的其他国家仍未能进入美国决策者的视野。直到1960年，由于担心苏联在新独立非洲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大，美国国防部决定在把北非国家继续保留在美军欧洲司令部之内的基础上，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划归美军大西洋司令部（Atlantic Command）麾下。1962年，肯尼迪总统重新修改了美军联合作战司令部计划（Unified Command Plan），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军事事务被转移到新成立的打击司令部（Strike Command）。1971年，尼克松政府将打击司令部改组为战备司令部（Readiness Command），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再次被排除在美军任何战区作战司令部的职责范围之外。^②里根政府上台后，

^① Peter Duignan and L. H. Gan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frica: A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33–40.

^② Lauren Ploch, “Africa Command: U. S.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the Role of the U. S. Military in Africa”, in Russell L. Barkely, *AFRICOM: Security, Development and Humanitarian Functions*,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2009, p. 7.

强调动用军事等各种手段全面遏制苏联。1983年，里根总统宣布成立中央司令部（Central Command），东非与北非地区的埃及、吉布提、苏丹等国家随即成为该司令部的“地区职责”。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重新调整和完善了其他美军战区司令部的职能，逐步构成中央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Pacific Command）与欧洲司令部三大军事机构共同负责非洲军事安全事务的局面。

2. 扶植非洲国家的“代理人战争”，竭力遏制苏联势力在非洲的扩张。

为强化对非洲的影响力和支配权，在相关国家政局出现不利于美国的变化或白宫认为该地区存在“严重的苏联威胁”时，美国经常会利用非洲国家内部的政治派别矛盾来支持其中的一方，发动所谓的“代理人战争”。冷战时期，美国在非洲推行的大规模“代理人战争”主要有两次：一是在20世纪60年代插手扎伊尔事务。1960年，扎伊尔脱离比利时的殖民统治实现独立后，为推翻亲苏的卢蒙巴政府，美国于1960年7月操纵所谓的“联合国军”进驻扎伊尔，不仅阻止苏联向卢蒙巴政府提供军事援助，而且通过提供情报、关闭电台和封锁机场等手段配合反卢蒙巴力量，致使卢蒙巴政府最终被颠覆。1964年8月，当亲美的冲伯政府受到东部反政府武装的进攻而面临被推翻的危险时，美国再一次提供了军事援助，还配备了反卡斯特罗的古巴飞行员和欧洲国家的技工。美国还协同比利时组建了由冲伯政府军和白人雇佣军组成的镇压力量第五旅，由美国飞行员驾驶运输机运送军队和装备。1964年11月，美国空军又在斯坦利维尔附近投下600名比利时伞兵，协助冲伯政府占领了斯坦利维尔。^①

二是在20世纪70年代干涉安哥拉内战。1975年7月，为争夺对独立后国家政权的主导权，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简称“安人运”）、安哥拉人民解放阵线（简称“安解阵”）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简称“安盟”）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内战。内战爆发后，苏联大力支持“安人运”，美国则选择迅速武装“安解阵”和“安盟”为其进行“代理人战争”。福特政府为此采取了各种措施：其一，为“安解阵”和“安盟”提供价值至少达3 170万美元的武器；其二，美国派出“C-130”运输机和情报人员为“安解阵”和“安盟”提供运输和情报支持；其三，组织由英国、法国和葡萄牙等多国国籍人员组成的约1 200名雇佣军协助“安解阵”和“安盟”作战；其四，武装

^① 梁根成著：《美国与非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80年代后期美国对非洲的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6~87页。

安哥拉邻国扎伊尔蒙博托政权，通过该政权为“安解阵”和“安盟”提供军事支持；其五，鼓动南非军事力量大规模介入安哥拉内战，约有 4 000 ~ 12 000 名军人多次参与打击“安人运”的战斗。^①

3. 发动对特定非洲国家的直接军事打击。

美国多次有恃无恐地直接对非洲动武以达其目标，这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利比亚问题上表现最为突出。1981 年 8 月 19 日，美国“尼米兹号”航母发动军事攻击，在锡德拉湾上空击落了利比亚军队的两架战机。此后，美国定期在被利比亚视为领土的锡德拉湾进行保障自由航行的军事演习并称该块海湾为国际水域。1986 年 4 月 16 日，里根表示，为打击利比亚的“恐怖设施”和军事装备，美国海军和空军对利比亚境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轰炸。1989 年 1 月 4 日，里根总统再次报告说，美国海军的约翰·肯尼迪号航母派出两架“F-14”战机飞往利比亚以北 70 海里的上空并击落了两架卡扎菲政权的喷气式战机，理由是“利比亚战机表现出了明显的敌意”。^②

（二）冷战结束后十年：美国对非军事政策的调整与收缩

1991 年冷战正式结束到 2001 年“九·一一事件”爆发的十年，则是美国调整与收缩对非军事政策。这一时期，美国在非洲大陆的军事活动比较有限。

其一，派遣军事力量组织了几次规模不大的撤侨行动。这段时期内，为保护美国使馆的安全并在危机时刻掩护美国公民的撤离，美国在非洲部署军事力量的主要行动有如下几次：1992 年 5 月在塞拉利昂；1994 年 4 月在卢旺达；1994 年 4 月在布隆迪；1995 年 2 月在索马里；1996 年 4 月和 5 月在利比里亚；1996 年 5 月在中非共和国；1997 年 3 月在刚果（布）；1997 年 3 月在加蓬；1998 年 6 月在几内亚比绍；1998 年 9 月在利比里亚；1999 年 2 月在肯尼亚；2000 年 5 月在塞拉利昂。^③ 其二，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以缓和相关非洲国家的人道主义危机。1992 年 11 月，老布什总统宣布调拨军力参与联合国在索马里进行的“重铸希望”维和行动；1996 年 11 月，克林顿总统宣布为对聚集在扎伊尔和卢旺达的难民提供人道主义帮助，美国向该地区派出军事人员和“AC-130U”飞机提供空中侦察任务。其三是采取一系列应对恐怖主义的行动，包括军事打击本·拉登恐怖主义势力。1998 年美国驻肯尼亚和坦

① 梁根成著：前引书，第 206 ~ 216 页。

② Lauren Ploch, op. cit. , p. 89.

③ Ibid. , pp. 89 - 93.

桑尼娅使馆遇袭后，美国向这两个国家派驻了 50 ~ 100 名军事人员以协助善后事宜并增强使馆的安全。与此同时，美国向位于苏丹境内的据信为基地组织的一系列营地和军事设施实行了空中打击。

美国之所以在这一时期调整其对非军事政策、基本停止了对非洲的大规模军事扩张，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方面，冷战结束后，非洲丧失了冷战时期作为美国对抗苏联筹码的战略价值，因而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被进一步边缘化。^① 总的来看，美国对非工作的重点已经转到促进非洲国家的民主化上来，从军事上控制非洲得不到美国政府的重视。另一方面，发生在索马里的“黑鹰坠落”事件使克林顿政府饱受美国国会与公众的批评。在此背景下，温伯格信条与鲍威尔主义强势回流，促使美国实现了对非用兵军事思想的重要转变。^② 1993 年 10 月，美国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军事行动遭受巨大挫折。美军不仅损失了两架黑鹰直升机，而且导致 19 名特种士兵阵亡，史称“黑鹰坠落”。在国会和公众的舆论压力下，克林顿很快就宣布从非洲退兵。此后，受到温伯格信条和鲍威尔主义影响的克林顿政府在对非用兵方面开始变得谨小慎微。所以，当 1994 年卢旺达大屠杀发生时，为避免承担军事义务，白宫的反应是“美国介入的越少越好、越晚越好，别的国家干涉得越多越好”。^③

（三）“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对非军事介入力度持续扩大

“九·一一事件”是美国对非政策的转折点，而其首要的表现就是将反恐

① 对于该时期的美国对非政策，有很多学者甚至用“美国已经退出非洲”来形容其对非洲战略地位的漠视。See Okbazghi Yohann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Sub – Saharan Africa After the Cold War: Empty Promises and Retreat”, *Black Power Studies II*, Vol. 32, No. 1, Spring 2002, pp. 23 – 44; Jim Cason, “The US: Backing out of Africa”,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 24, No. 71, 1997, pp. 147 – 153.

② 温伯格信条由美国里根政府的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提出。1983 年 11 月 23 日，参与黎巴嫩维和任务的 241 名美国陆战队队员因遭受汽车炸弹袭击阵亡。消息传来，美举国震惊。该事件发生后，温伯格总结该事件教训提出了美国运用军事力量的指导思想，规定只有具备下述六大条件美国方可使用军力：其一，有关键性的国家利益；其二，具有赢得战争的明确意图；其三，具备得到明确界定的政治目标和军事目的；其四，对目标和所需投入军力的持续评估；其五，得到公众和国会的支持；其六，军事作战是最后不得已的政策选择。温伯格信条得到曾任里根政府国家安全顾问、老布什政府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小布什政府国务卿的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的认同，进一步发展为温伯格—鲍威尔主义，但其基本原则大致相同。See Richard Lock – Pullan, “Learning the Limits of Virtue: Clinton, the Army and the Criteria for the? Use of Military Force”,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24, No. 2, August 2003, p. 134. 关于温伯格—鲍威尔主义的讨论，亦可参见〔美国〕杰弗里·瑞可尔：《重回“温伯格—鲍威尔主义”？》，载《知远防务评论》2009 年第 7 期，第 54 ~ 66 页。

③ Richard Lock – Pullan, “Learning the Limits of Virtue: Clinton, the Army and the Criteria for the? Use of Military Force”,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24, No. 2 August 2003, p. 145.

作为对非洲政策的第一要务。为配合其“反恐议程”，“九·一一”事件以来的两任总统小布什与奥巴马相继加大了美国对非军事介入的力度。

1. 扩大美军在非洲国家军事基地的使用权。

由于涉及军事机密，美国对其在非洲的军事基地数量和驻军规模往往三缄其口，外界很难获得较完整的数据。迄今为止，在吉布提莱蒙尼尔（Camp Lemonier）拥有的驻军规模约为 2 000 人的军营，是美国公开承认的在非洲大陆的唯一永久性军事基地。该基地规模虽然不大，但功能完备，配备“F – 15”鹰式战斗机、“C – 130”运输机等美军王牌装备，是美军驻扎在非洲的一支重要威慑力量。除了该永久性军事基地，美国政府还同博茨瓦纳、加蓬、加纳、肯尼亚、马里、摩洛哥、纳米比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突尼斯、乌干达和赞比亚等众多非洲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双边谈判，并获得了相关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的使用权。^① 虽然从法律的意义上说，这些军事基地仍然属于非洲东道国而不是美国，但是拥有使用权的美军可以在平时或紧急时刻将之用于作战、侦察和其他军事任务，极大地提高了美军的机动能力和作战能力。^②

2. 不断拓展美国对非军事合作项目。

2002 年，小布什推出了“非洲应急行动训练援助计划”（African Contingency Operations Training and Assistance Program），以取代克林顿政府的“非洲危机反应倡议”（African Crisis Response Initiative）。“非洲应急行动训练援助计划”在 2004 年成为“全球维和倡议”（Global Peace Operations Initiative）的一部分后，在提升非洲国家部队维和能力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③ 而发挥着类似作用的“国际军事教育与培训项目”（Internat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也在小布什任内得到了扩展，仅 2008 年美国就投入 1 790 万美元并培训了来自非洲 46 个国家的近 1 000 名学员。^④ 此外，小布什政府还通过美国对外军事资助项目（Foreign Military Financing Program）扩大对非军售规模以

① 为了获得更清晰的图景，有研究将目前美国在非洲的军事基地分为前沿基地（长期驻军的军事基地）、安全合作据点（美军小股军队流动性驻扎与换防之地）和临时阵地（只在执行特定军事任务的行动中使用）三种类型。See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nick-turse/military-action-in-africa_b_5041847.html, 2014-04-18.

② Daniel Volman, “AFRICOM What Is It and What Will do?” In David J. Francis, *US Strategy in Africa: AFRICOM, Terrorism and Security Challenges*, Routledge, 2010, p. 56.

③ Ibid., pp. 49–50.

④ 参见崔戈：《反恐与石油：小布什任期内美国非洲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 年版，第 77~79 页。

加强双方的军事合作。2006年和2007年，五角大楼防御安全合作署依据该项目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分别提供了1400万美元和1500万美元的武器，而马格里布地区的摩洛哥与突尼斯则共计得到4200万美元的武器。^①

3. 加大对相关恐怖组织的军事打击力度。

2002年，美国国务院发起成立了“泛萨赫勒倡议”（Pan – Sahel Initiative），目的是加强马里、乍得、尼日尔和毛里塔尼亚西非四国的反恐能力和边境安全。2005年，小布什政府宣布成立“跨撒哈拉反恐伙伴计划”（Trans – Saharan Counter – Terrorism Partnership）以扩大并取代“泛萨赫勒倡议”，进一步将该地区的尼日利亚、塞内加尔、突尼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纳入美国的反恐布局之中。2005年，美国派出1000名军事人员对非洲国家的军队进行代号为“燧石枪2005”（Flintlock 2005）的军事培训。2007年，又有大约350名美国特种部队人员被派往马里执行“燧石枪2007”（Flintlock 2007）任务，对撒哈拉地区的学员进行了为期3周的军事培训和军事演习。^②目前，“燧石枪”已经成为美国对非军事培训的每年一度的品牌项目。

2002年，为加强对非洲之角恐怖势力的打击，美国以吉布提的莱蒙尼尔军事基地为依托组建了“非洲之角联合任务军事力量”（Combined Joint Task Force – Horn of Africa），并在次年小布什访非前发起成立了“东非反恐倡议”（East Africa Counter – Terrorism Initiative）。“非洲之角联合任务军事力量”将肯尼亚、索马里、苏丹、塞舌尔、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吉布提等国以及红海、亚丁湾的陆地、空域和水域置于美军的侦察与火力打击范围之内。“东非反恐倡议”则为上述国家提供1亿美元的涉及军事在内的一揽子援助。^③此外，执行该倡议的美国军事人员不仅帮助培训当地军队，还在情报搜集、联合国维和行动与亚丁湾护航等方面与东非国家展开一系列密切的军事合作。^④

4. 创建美军非洲司令部，以全面统辖美国对非军事事务。

创建美军非洲司令部是“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政府加强对非军事存在的最大举措。非洲司令部最初于2007年10月1日开始运作，并在2008年

① Daniel Volman, *op. cit.*, p. 50.

② *Ibid.*, 2010, pp. 48 – 49.

③ Jennifer Cooke & Stephen Morrison, *U. S. Africa Policy Beyond the Bush Years: Critical Challenges fo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he CSIS Press, 2009, pp. 21 – 22.

④ Lauren Ploch, *op. cit.*, pp. 73 – 74.

10月1日正式成为美国国防部一个独立的战区司令部。司令部拥有大约2 000名员工，总部设于德国斯图加特。按照美国官方的定义，非洲司令部有四大目标：促进非洲大陆的安全；预防并对非洲的人道主义危机做出有力回应；改善美国与非洲国家的军事合作以打击恐怖主义势力；为非洲的和平团结保驾护航，中心任务是预防战争而非参加战争。其主要职能则是全面负责处理与非洲国家、非洲联盟以及非洲地区性安全组织的军事关系。自成立以来，美军在非洲大陆、非洲岛国以及非洲水域开展的所有军事训练和军事行动均由该司令部组织协调与指挥。^① 美军非洲司令部的成立，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对非军事政策的最大转变。^② 从时间上看，在该司令部刚刚成立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小布什即卸去总统一职，所以迄今为止美军非洲司令部的大部分活动均是在奥巴马总统任内展开的。^③ 而从实践来看，奥巴马政府在严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仍不断增加对美军非洲司令部的预算支持并逐步完善其组织结构和人员配备，使该司令部在处理对非军事关系方面的能力有了很大提升。^④

5. 增强在非洲危机时刻的军事快速反应能力。

加强对非军事人员部署是奥巴马强化美国对非军事介入的一大着力点，也是他与小布什政府对非军事政策的最大不同之一。2011年10月，奥巴马决定向乌干达派出总数大约为100人的美军特种部队，以打击长期盘踞在乌干达、中非共和国与刚果（金）的“圣灵抵抗军”。2012年12月，奥巴马宣布在非洲的“反恐战争”进一步升级，指令五角大楼向非洲35个国家分别派出100人的美军作战小分队，总数达到3 500人。2013年2月，美国第一陆军师第二作战旅大约4 000名士兵开始在堪萨斯赖利堡郊外进行军事训练。这个代号为“利剑”（Dagger）的第二作战旅将被派往非洲，接受美军非洲司令部的统一调遣。^⑤ 同样是在2013年初，为保护在非洲外交人员、公民及相关设施

① 鉴于埃及在维护美国中东利益方面的重大作用，埃及仍由美军中央司令部管辖。

② Peter Pham, “AFRICOM from Bush to Obama”,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8, No. 1, 2011, p. 107.

③ 刘中伟：《奥巴马政府的对非政策为什么少有变化》，载《亚非纵横》2013年第4期，第44~45页。

④ 该结论由笔者综合2012年2月29日对美国西蒙斯大学政治科学与国际关系教授丹·康奈尔（Dan Connell）与2012年3月1日对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教授皮特·尤温（Peter Uvin）的访谈观点得出。

⑤ “Dagger Brigade Readies for AFRICOM Missions”, <http://www.army.mil/> & <http://tinyurl.com/phmcuzzx>, 2013-02-23.

的安全，美国开始向西班牙派出一批总数为 500 名的海军快速反应部队。这些士兵被部署在西班牙南部的莫龙空军基地（Moron Air Base），目的是震慑北非地区的恐怖势力和保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利益。^①

6. 完善对非洲海空一体的军事布局。

自“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在非洲水域的军事存在呈现稳步增长之势。除索马里护航行动外，在驻扎于地中海的美军第六舰队的调配下，美国参与或主导了一系列的对非军事行动。2004 年，美军在非洲西海岸部署了两个航母战斗群，进行代号为“夏季脉搏”（Summer Pulse）的军事演习。2007 年 8 月到 9 月间，在美国海军的指挥下，北约海军舰队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环非军事航行。联合舰队先是在几内亚湾进行代号为“亮剑行动”（Presence Operations）的军事演习，继而赶赴南非参加了“阿马佐罗”（Amazolo）海军演习。在参加在索马里水域举行的另一场“亮剑行动”演习后，联合舰队再次回到南非进行联合军演。而自该年以来，美国大力推进与非洲国家加强海军合作的“非洲伙伴站计划”（African Partnership Station）。为推行该项目，美国航母战斗群在第六舰队与非洲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多次被部署在塞内加尔、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和安哥拉等国的港口以进行联合军演并向上述国家的海军提供军事培训。^②

事实上，美国空军自“九·一·一事件”以来也加强了在非洲的军事活动力度。其一是空袭利比亚，大大加速了卡扎菲政权的倒台。其二是奥巴马政府通过双边军事协定，在吉布提、布基纳法索、尼日尔、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南苏丹以及塞舌尔等非洲国家推进无人机基地建设，^③ 以发挥无人机在打击恐怖分子中的作用。正是借助这些基地，美国在非洲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特别是在非洲之角的反恐行动中）多次使用无人机进行“定点清除”。^④

① “U. S. Marine Rapid Response Force Deploying to Spain Base”, <http://tinyurl.com/nafmgrb>, 2013 – 04 – 14.

② Peter Pham, op. cit., p. 113; Daniel Volman, “AFRICOM What Is It and What Will do?”, In David J. Francis, op. cit., pp. 54 – 56.

③ [Http://complex.foreignpolicy.com/posts/2013/05/01/mapped_the_us_militarys_presence_in_africa_this_spring](http://complex.foreignpolicy.com/posts/2013/05/01/mapped_the_us_militarys_presence_in_africa_this_spring), 2013 – 05 – 15.

④ 该结论由笔者综合 2011 年 11 月 18 日对美国非洲学会主席卡罗尔·汤普森（Carol Thompson）与 2012 年 3 月 9 日对大西洋关系委员会非洲项目主任、美军非洲司令部特别顾问皮特·范（Peter Pham）等人的学术访谈观点得出。

美国对非军事介入的特点与实施效果

(一) 美国对非军事介入的特点

1. 以实现美国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受到美国全球战略的强烈影响。

从体现的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看，美国对非军事介入透出浓厚的现实主义影响。自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提出著名的现实主义六原则以来，以权力来界定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思想虽然屡受挑战但一直是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核心指导思想。军事力量作为一种权力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历来为美国政府所倚重。美国界定其对非军事介入力度的标准在于非洲大陆是否有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的关键利益以及是否有能对这些利益构成根本性挑战的对手。在冷战时期，这个对手主要是苏联；“九·一一事件”以来，这种威胁主要是恐怖主义；而当克林顿政府看到美军在索马里遭受重创而美国在那里并无攸关国家利益的时候，撤军就成了其唯一的选择。

当然，美国对非政策与亦其全球战略的变化密切相关。^① 冷战时期，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任务是遏制苏联，而非洲是苏联扩张其制度和军事影响的主战场之一。为把苏联这个强大对手在非洲的势力“推回去”，从军事上扩大对非洲的渗透和干涉就成了美国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冷战结束后十年美国之所以在军事上从非洲抽身而出，就是因为非洲失去了冷战时期具有的那种全球战略意义。而“九·一一事件”后美国之所以全面扩大对非军事介入的力度，就是因为非洲已经成为美国全球反恐战略中的关键一环。

2. 多种手段并用并善于借助外部力量。

美国扩大对非军事介入的手段多种多样，既包括武器销售、军事援助、联合军演和直接军事打击，还包括支持“代理人战争”与发起成立一系列所谓安全倡议等政策手段。近来，随着其无人机技术的逐步成熟，美国当局开始越来越重视发挥这一先进手段在延伸其在非军事能量方面的作用。同时，不论是在冷战时期还是冷战结束以来的近 30 年，美国非常善于利用“联合国框架”这一合法外衣来为其对非军事干涉提供各种借口，并大大减轻了其外交负担和舆论

^① 参见崔戈：《美国非洲战略在其国家安全战略中地位的演变》，载《亚非纵横》2014 年第 1 期，第 77 页。

压力。

此外，美国还经常利用具有“非洲宪兵”之称的法国来为其打先锋。冷战时期，美国就“借力打力”，在处理70年代的扎伊尔危机等问题时多次利用法国的军事力量。而从近年来的一系列非洲突发事件来看，法军也多次充当了美国的“急先锋”，而美国则乐得坐享其成。在2011年空袭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中，正是法国第一个跳出来打响了空袭卡扎菲政权的第一枪。在2013年的马里危机和中非共和国危机中，法国更是两次派重兵打击西方眼中的恐怖组织和“提供安全”。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的这几次军事行动均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这显示出近来美、法在非洲此类安全问题上已取得基本一致的立场和利益。^① 2014年初，法国总统奥朗德在访美后与奥巴马联合撰文指出，法、美两国的官员每天都在交换有关全球反恐的信息，而最能“生动展现两国新型联盟关系的地方”莫过于非洲。在马里，法国借助美国的后勤与情报支持击退了与基地组织关系密切的叛乱分子。在中非共和国，参与军事行动的法军也得到了美国空运等方面的强力支援。^②

3. 以重点对象国和地区为节点进行对非军事布局。

美国加强对非军事介入并不是对所有的国家都一视同仁，而是根据自身政策目标的要求对那些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着重要影响的节点国家和地区在投入上给予格外的“关照”。

冷战时期，埃及、南非和埃塞俄比亚是美国强化对非军事存在与影响的“重点国家”和战略节点。其一，在北部非洲，1979年《埃以合约》签订后，美国海军被允许出入苏伊士运河，成为美国塑造地区局势的战略跳板。美国每年向埃及提供20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其中军事援助大约为13亿美元。在美国对非北约国家的军事援助中，埃及成为仅次于以色列的第二大军事受援国。^③ 其二，在南部非洲，直到1980年，美国与南非保持在对方的首都互设国防部武官处。美国在南非还设有卫星追踪站、空军导弹追踪站，拥

^① 据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其最新访非行程中发布的信息，美国仅向参与中非共和国军事行动的法军和非盟的军事援助就达1亿美元。See John Kerry, “Press Availability in Luanda, Angola”, May 5, 2014,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4/05/225607.htm>, 2014-06-01.

^② Obama and Hollande, “France and the U. S. Enjoy A Renewed Allianc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0, 2014.

^③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u.s.-military-aid-to-egypt-assessment-and-recommendations](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u.s.-military-aid-to-egypt-assessment-and-recommendations), 2013-08-18.

有飞机和船只的停泊修复设施等。^① 以美国重点经营的西蒙斯敦军港为例，直至冷战结束该军港一直是位于南美、澳大利亚和地中海之间最复杂、最现代化的海军基地。^② 其三，在非洲之角，埃塞俄比亚接受来自美国的军援逐年增加。1967 年，美国累计提供的军援已经达到 8 200 万美元，占同期美国给整个非洲军援的 41.6%。这一时期，在埃塞政府机关、军队等部门工作的美国人已达几千名。^③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扩大对埃塞军售规模，双方曾达成一笔价值在 1.75 亿美元到 2 亿美元的军事销售合同。^④ 其四，“九·一一事件”以来，东非、北非、西非以及萨赫勒地带成为美国加强对非军事介入的“新贵”。从总体上看，反恐成为目前美国对非军事布局的关键因素。美国认定，活跃在东非国家索马里与肯尼亚的基地组织分支沙巴布（al-Shabaab）、活跃在北非和西非国家的基地组织分支——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l-Qaï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突尼斯和利比亚的安萨尔伊斯兰教法组织（Ansar al-Shari‘a）以及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Boko Haram）围绕萨赫勒地区在从西非到非洲之角的广大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暴恐动荡弧”，严重威胁着美国在非洲的安全利益。^⑤ 因此，这些地区成为当前美国进行军事渗透的重点区域。例如，美国新发起成立的“泛萨赫勒倡议”、“跨撒哈拉反恐伙伴计划”和“东非反恐倡议”等反恐项目均围绕着东非、北非、西非和萨赫勒地带展开，其对非军事援助、联合训练演习和无人机打击行动的投入重点也在该地区。此外，美军向非洲派驻的军事武装人员同样大多部署在这些国家及其周边。相对而言南部非洲国家则较少引起美国的特别注意。

（二）美国对非军事介入的实施效果

美国在冷战时期对非军事介入的主要目标就是遏制苏联势力在非洲的扩张，因而受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激烈反对。如上所述，双方为争夺非洲这块阵地，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外交和军事斗争。英、法等西方强国虽然在非洲同美国存在利益冲突，但由于受到两极结构的强烈制约，它们对美

^①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U.S. Policy Toward South Africa”, Washington, 1980, p. 8. 转引自沐涛著：《南非对外关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77 页。

^② Anatoly Gromyko,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Black Continent*, Progress Publishers, 1984, p. 64.

^③ 参见梁根成著：前引书，第 66 页。

^④ 同上书，第 178 页。

^⑤ “Statement of General David M. Rodriguez, Commander”, *United States Africa Command Before th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Posture Hearing*, <http://www.africafocus.org/peaceexp.php>, 2014-03-06.

国强化对非军事存在以遏制苏联的做法总体上持肯定态度。而处于美、苏夹缝之中生存的非洲国家则成了这两个超级大国进行军事争夺的牺牲品，在许多时候不得不被动的卷入到这场势力范围之争的漩涡之中。从总体上看，虽然美国同苏联在军事较量方面各有得失、互有攻守，但到冷战结束之前的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在非洲的军事影响已经得到很大的增强。

冷战结束特别是“九·一一事件”以来，没有两极结构的制约，美国得以放开手脚更多地以利益、而不是以国际权势结构为导向，对其对非军事政策进行灵活调整。美国与相关非洲国家对一些恐怖主义组织的军事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和活动范围。^① 例如，美国在非洲之角对索马里青年党的重点打击致使该党自2008年以来遭受重创，其重要领导人穆阿登·哈什·法拉·阿罗（Aden Hashi Farah Ayro）在美军的空袭中丧生，曾经占据索首都和主要城镇的青年党也被赶到边远地区，失去了对索马里的大规模控制能力。^② 由于美国官方大肆渲染其扩大对非军事存在是为了人道主义和反恐的目的，因而从总体上得到了西方主流社会和媒体的肯定与支持。^③ 但是，也有一些评论人士对此提出质疑。例如，美国锡拉丘兹大学的贺拉斯·坎贝尔（Horance Campbeu）教授就认为，美国在非洲建构恐怖主义威胁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对非洲进行更多的军事干预提供借口。而许多非洲国家政府也利用美国的反恐姿态与其结盟，把一些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都抹黑为恐怖主义，以对他们进行打压。^④ 因此，在不从根本上反思和调整其对非政策的前提下，

① 为增强美国对外军事介入的实施效果，小布什政府还适时抛出了发展（Development）、外交（Diplomacy）与防务（Defense）三位一体的“3D”安全概念，即强调应对来自非洲等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安全挑战不仅需要军事行动，还需要发展和外交等手段的综合作用。该思想在2006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初次得到小布什政府的详细阐述并为后来的奥巴马政府所继承和发展。“3D”概念与历来美国对非战略的核心思想一脉相承，即强调通过推进民主化、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军事等各种手段的协同作用来达到全面影响非洲事务的目的。

② 王涛：《索马里青年党的发展及影响》，载《西亚非洲》2013年第4期，第81~83页。

③ 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普林斯顿·利曼（Princeton Lyman）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斯蒂芬·莫里森（Stephen Morrison）等为代表的很大一部分西方学者基本上对美国成立美军非洲司令部加强对非军事介入的做法持肯定态度。在笔者于美国进行的一系列学术访谈中，多数非洲问题专家也持相同的立场。相关专家指出，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错误的”从索马里和卢旺达抽身而出并维持在非洲“最低限度”的军事存在，这是导致该时期非洲人道主义灾难的重要原因。因此，现阶段加强对非军事介入不仅可以保护美国的利益，也可以促进非洲国家的安全，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④ 参见李安山主编：《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7页。

美国扩大在非军事存在并不能为其自身和非洲国家带来期望的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美国一再扩大对非军事介入的做法（除了一些维和与人道主义性质的军事行动），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持警惕态度，甚至对美国的在非军事强权直接“说不”。例如，小布什总统在2007年2月7日宣布成立美军非洲司令部的决定就在非洲引起了前所未有的争议和反对，非洲国家的反对声音之强、规模之大与团结的程度之高均超过了任何单个美国对非议题。^① 非洲国家之所以对美国扩大军事存在的做法忧虑重重，其原因在于：第一，美国一再扩大对非军事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非洲的安全，而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安全利益。美国与非洲军事关系的历史清晰的说明，维护美国在非利益而非“非洲的民主与安全”才是其对非军事政策的真正目标。美国国防部2014年最新发布的《四年防务评论》（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就说明了这一点。在该份文件中，军事性质的维和行动只得到象征性的关注。此外，在近期的国会听证会上，美军非洲司令部长官也并没有将维和作为一个主要对非军事问题加以阐述。他甚至没有提到在中非共和国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而南苏丹问题之所以得到较多关注，是因为那里有美国人员的安全需要得到保护，维和问题被提及只是因为涉及大的反恐问题。^②

第二，美国对非洲的军事渗透和干涉活动往往带有典型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色彩，即“把美国在非洲的安全利益当作非洲国家的安全政策”。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外交的典型特点，也是美国对非军事政策的重要特征。不管是对抗苏联、推行民主化还是反恐，美国总是根据自己政策的变化来要求非洲国家“跟着干”，否则就得不到援助或遭受制裁。更极端的情况是，对于那些“不合作”的非洲政权，美国则想方设法从军事上扶植代理人进行颠覆活动或直接发动军事打击，就像对待卢蒙巴政权和卡扎菲政权那样。美军非洲司令部之所以遭到非洲国家几乎众口一词地反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具有浓厚单边主义色彩的小布什政府在成立该机构之前根本没有同非洲国家商量，而是直接宣布“非洲需要美国提供安全”并将该司令部的军事阴影笼罩在非洲大陆之上。此外，美国加强对非军事存在的借口也往往站不住脚。有学者就批评指出，将贫穷与恐怖主义相连的“失败国

^① David J. Francis, “AFRICOM – US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African Security”, in David J. Francis, *US Strategy in Africa, AFRICOM, Terrorism and Security*, Routledge, 2010, p. 1.

^② William Minter, “USA/Africa: Military Perspectives”, *Africa Focus Bulletin*, March 13, 2014 .

家”理论是大有问题的，因为人类在20世纪的发展史表明，贫穷并不必然滋生恐怖主义。例如，美国、西班牙等发达国家中也存在恐怖组织，但它们却与贫穷毫无关联。这就不难理解，当美国将非洲由“贫穷的大陆”渲染为“恐怖的大陆”并将自己的军事政策强加到非洲国家身上时，为什么会招致曾经饱受殖民主义统治之苦的非洲国家的强烈反对。

第三，美国打着“正义”旗帜在非洲进行的部分军事活动，往往非但不能实现其所谓“让非洲更繁荣与稳定”的口号，反而多次造成非洲安全局势的恶化。就近年来美国从军事上扩大反恐后的非洲局势来看，美军为支持利比亚反对派而进行的军事行动虽然颠覆了卡扎菲政权，但导致该国武器泛滥、民兵武装横行、治安恶化，并直接促成了美国大使被杀的“班加西事件”；而美国大力涉足的新生国家南苏丹也已经陷入了内战的深渊，超过87万人无家可归，强奸和杀戮等严重暴力行为横行。从这种意义上说，美国在非洲的军事存在非但不是非洲的福音，反而是对这块大陆安全的威胁。^①

美国对非军事介入的发展趋势

纵观美国与非洲关系的历史，军事介入历来是维护美国在非利益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更是显著加快了对非军事布局的步伐。从发展趋势上看，只要美国全球战略不发生重大调整，短期内美国持续扩大对非军事存在的态势是难以逆转的。尽管奥巴马在象征性和言辞性方面都没有明显提及，但小布什政府启动的美国对非政策的军事化仍在延续。^②在奥巴马任内，不仅美军非洲司令部职能强化的脚步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在非洲部署美军作战小分队的政策同样也在加速推行。此外，无论是在非洲无人机基地建设还是在反恐行动中对该先进军事技术的使用上，五角大楼更是不遗余力。许多美国学者认为，与小布什政府比，奥巴马政府在非洲问题上的军事好斗性已经大大超过前者。^③

① Laurie Nathan, “AFRICOM: A Threat to Africa’s Security”,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http://dx.doi.org/10.1080/13523260902760090>, 2012-05-18.

② 张春：《双重权势转移视阈下的奥巴马政府对非政策》，载《西亚非洲》2013年第2期，第31页。

③ 刘中伟：《奥巴马对非政策的新走势》，载《当代世界》2013年第7期，第61~62页。

美国对非军事介入持续扩展的背后，包含着该国决策者一系列全局性与区域性的战略考量：第一，服务于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全球战略决定对非政策的目标与基本内容，这是美国外交的一大鲜明特征。自二战结束美国第一次真正有全球意义上的国家大战略以来，美国对非政策始终遵循这一规律发展演变。“九·一一事件”的发生，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决策层长期以来对其面临的全球安全环境的判断。不管小布什政府还是奥巴马政府都认定，恐怖主义及其支持者是美国本土及全球安全利益的最大威胁。例如，小布什总统在 2002 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前言中就开宗明义的指出：“保护国家安全是我们政府的首要任务。今天这一任务发生了巨变——过去敌人需要大规模军队才能威胁美国的安全，今天个人及其组织以极小的代价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恐怖分子正组织起来利用现代技术来危害我们的安全。”^① 为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美国政府提出发动一场“全球反恐战争”，其核心就是动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打击基地组织等恐怖主义势力。在全球战略发生重大转向的背景下，反恐被置于美国对非政策的首要位置就成为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② 例如，奥巴马政府在 2012 年发布的《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战略》中就明确提出：“为保护我们公民与伙伴的安全，我们将遵循国家战略打击恐怖主义的基本信条，在非洲彻底瓦解与击败基地组织及其分支”。^③

第二，应对非洲恐怖主义的需要。美国扩大对非军事介入力度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其大肆渲染的“脆弱国家”或“失败国家”理论。美国决策层普遍认为，“脆弱国家”或“失败国家”是恐怖主义最容易滋生的沃土，恐怖分子、犯罪组织、民兵组织、腐败官员和海盗正在共同持续“开发”着非洲政府统治的真空地带和薄弱地带，使其成为恐怖分子成长的“安全天堂”。在这些地区与非洲“脆弱国家”，暴力性的公众骚乱和恐怖袭击已经构成了对美国非洲安全利益的严重威胁。有鉴于此，如果不对非洲恐怖主义进行坚决打击，不仅会损害美国在非公民和外交人员的安全以及商业利益，也将最终威胁到美国本土的战略安全。^④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成立非洲司令部对非洲进行

①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ptember, 2002.

② 笔者 2012 年 3 月 7 日对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和平、民主与发展中心执行主任达伦·克鲁 (Darren Krew) 的访谈观点。

③ The White House, “U. S. Strategy Toward Sub – Saharan Africa”, June 2012, pp. 4 – 5.

④ 笔者于 2012 年 3 月 1 日对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教授皮特·尤温 (Peter Uvin) 的访问观点。

军事上的频频“关照”以推进其“全球反恐战争”，就不足为奇了。

而针对美国驻非洲国家使馆的一系列袭击事件，美国进一步强化了美国政府对非洲反恐紧迫性的认识，加速了美国军事布局非洲的步伐。1998年8月，美国驻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大使馆与驻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大使馆先后遭遇汽车炸弹的袭击后，美国多次向驻非洲国家的使馆派出相关人员以加强安全保卫工作。2012年9月11日，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史蒂文斯及其他3名外交人员丧生的“班加西事件”再一次强烈刺激了美国的神经并在政府内部引起人事斗争的轩然大波，^① 加强军事存在以保护使馆与海外公民安全，成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对非事务的中心议题。^② 此事件发生后，美国在追查的同时很快就启动了向西班牙莫龙空军基地派驻快速反应部队的工作。

第三，保障美国在非洲经贸能源利益的需要。除了反恐和安全利益，为经济利益保驾护航也是美国加快从军事上布局非洲的一项长远战略考量，特别是确保石油等战略资源的供应安全被白宫视为新世纪美国在非洲的一项关键利益。美国决策者认为，将其外部石油供应集中于某一地（特别是海湾地区）蕴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因此需要推行国际能源来源的多样化战略。而非洲作为世界能源供应新增长点的地位获得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几内亚湾出产优质的轻质原油，硫黄含量低，大受美国炼油商欢迎。^③ 2010年以来，东非油气大发现也使其在世界能源供应链条中的战略价值进一步增大。^④ 同时，非洲经济在近年来持续增长，作为美国商品销售市场和对外投资目的地的战略价值也随之快速上升。美国战略界经评估后认为，“非洲将成为世界未来30年最具经济活力和经济回报价值的地区”^⑤。但是，非洲安全形势却历来为美国经济界所担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加快了从军事上布局非洲的步伐。

第四，制衡中国在非洲影响的需要。美国加强对非军事存在也隐含着遏制中国影响的战略考量。虽然中国在非洲安全领域的介入力度远不及美、法

① 刘中伟：《克里上台背后的党派之争》，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14日。

② 笔者综合2012年12月11日对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非洲项目主任皮特·刘易斯（Peter Lewis）与2012年12月13日对美国威尔逊中心非洲项目主任史蒂夫·麦克唐纳（Steve McDonald）的访谈观点。

③ Peter Pham, *op. cit.*, p. 110.

④ 由于页岩油气开发技术的逐步成熟和推广，尽管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美国对非洲的石油进口呈现出下降趋势，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一定时期内，非洲仍是保障美国能源安全的重要海外来源地。

⑤ Steve McDonald, “How Should America Response to Economic Opportunities in Africa?”, *The Wilson Center Policy Brief*, January 2013, p. 2.

等西方国家，但是近年来中非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与中国对非影响的持续扩大还是引起了美国的警觉。以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为代表的美国高层频频抨击中国发展对非关系是在搞“新殖民主义”。而不少美国学者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小布什政府之所以决定成立非洲司令部，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制衡中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美国军事决策者相信美国在非洲的战略利益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重要。正如五角大楼的司令们所言：“是为了应对中国的挑战”。^①

综上，随着其军事布局非洲的逐渐完善，美国对非洲大陆的军事控制能力和对相关非洲恐怖主义组织的打击能力将获得进一步的提升。然而，单纯依靠强大的军事存在难以完全根除非洲的恐怖主义。从这种意义上说，美国不仅需要摒弃对非政策中的单边主义，同相关团体组织展开积极对话并关心他们的利益诉求，同时还需要通过经贸和援助等手段来促进非洲的良性发展。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 S. and Africa: Military Perspectives

Liu Zhongwei

Abstract: In order to pursue its national interests, the military involvement of the U. S. A. in Africa has begun since the slave trade era. During the Cold War, U. S. military policy towards Africa mainly aimed at containing the Soviet Union. After ten years' adjustment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U. S. government has speeded up its military involvement extensively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AFRICOM since the 9/11 attacks. However, without the eradication of hegemonism in its policy towards Africa, the security interests of the U. S. A. would still not be guaranteed.

Key Words: The Relations between U. S. and Africa; Security Interests; Military Involvement; AFRICOM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

^① 李安山主编：前引书，第 28~29 页。